

空山煮茶记

程然
Cheng Ran

作品

如果时光倒流

我会比现在更敬畏生命，珍惜光阴吗

也许根本不会

因为时光倒流后，我不会比现在更觉醒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空山煮茶记

程然
Chengran

作品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山煮茶记 / 程然著. —2版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220-11168-6

I. ①空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茶文化—中国 IV. ①TS971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88909号

KONGSHAN ZHUCHA JI

空山煮茶记

程然 著

出品人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黄立新
刘姣娇
张妮
张妮
舒晓利
许茜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
E-mail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新浪微博

scrmcbs@sina.com

微信公众号

@四川人民出版社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照 排

(028) 86259624

印 刷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张

148mm × 210mm

字 数

9

版 次

180千

印 次

2019年1月第2版

书 号

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

ISBN 978-7-220-11168-6

38.00元

■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自序

《空山煮茶记》，依然不是一本茶书。

我是爱茶的。自2000年至今，真正开始见识茶，起了一个愿意了解、愿意亲近的心，也有十五年了。2008年的时候，我的读茶记《一心一意来奉茶》面世，那时我就说，是在斗胆写茶。之后七年，面对茶世界，我依然如同一个进宝山空怀怅惘的孩童，她的好，我并不能道尽一二。

茶于我，不仅仅是味蕾上的经验，她是看见世界、看见自心的一个途径。

这本书，分为五个专辑。

第一辑《月光》，写了六位茶人。说到茶人，我的理解，并非仅仅以事茶为职业的人。他们可以是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一种身份的人，只是因为爱茶，对茶反映出来的大道有认知，有实践，也由此而影响、浸润着这个世界，他们就是

我尊敬，并愿意记录分享给大家的茶人。

第二辑《时节》，最初是想按节气来写茶。七年的时间，也仅得了六篇。写文章，不是机械操作，定个目标就一定能圆满完成……存个念头，最后能得到的，就是自然天赐。说是写茶，也确实写了些不同的茶种，但终究还是和人的情感、经历紧密相关的茶。因缘法不可思议，生和死、甜蜜或忧伤、思念与放手……都在茶里了。

第三辑《观音》，八篇文章，是写人生态度。五味杂陈、苦乐相继的人生，能活下去，又不被损伤，在于态度。态度，是我们对于不断出题的人生所采取的对策。态度彰显智慧深浅，亦锤炼有限心胸。茶是借境，帮助我们觉察和调整人生态度。

第四辑《山水》，是三篇长文。《山之南》，是在福建访茶访器的经历；《七曜日》和《轻舟记》是两度访日的纪实。行走的时候，六根尽皆开放。较之安住关房，心神更为敏锐。在与茶有关的游历当中，苍生幻景，浮沉隐匿，悲与喜愈发强烈。然而这些情愫，在回归到一盏内在的茶汤时，化作了内力和定解，令人柔韧无言。

第五辑《孤本》，是单篇文章，亦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。那是七年前在燕山的深处，偶然得来的文字。文字写得随性，有些来自梦境，其中的韵律和言语，颇有些像《莲花次第开放》里的最后一篇《在吴哥窟睡午觉》。有些文字，

其实不是来自我们的写作，写字的人是通道，当人足够自然时，那些天成的字会来找他。

尽管它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文字，我把它还是放在了最后来写，压轴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去伪存真，是通往究竟的必由之路。

这七年里，我个人的生命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放之于时间的长河看，无非生生死死，并不新鲜。若沉寂无言，自我消化，也便就此淹没了。

然而，那些闪亮的、并肩的、扶助的、相看不厌的日子啊……又怎能轻易忘怀！

那有了允诺，有了认同，才结下的恩义，才奔赴的因缘，又怎能坐视成空！

文字，就是沙滩上的留言，尽管海浪冲刷，终将归零，但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痕迹，是知恩报恩。

写下来，我们的内疚和遗憾就被治愈了。

茶是明镜。

茶是无尽藏。

茶是药引子，带我们放下心病。

感谢茶。

自序 / 001

第一辑

月光 / 001

茶僧有如披头士 / 002

香积菩萨在奔跑 / 011

蓝色发髻金色身 / 017

美人如琼茶如雪 / 024

一轮明月影成三 / 031

楠庭院异香飘送 / 041

第二辑

时节 / 047

菊花·小雪 / 048

单枞·惊蛰 / 052

径山茶·清明 / 057

桂花普洱·小暑 / 067

白茶·霜降 / 072

光明藏里繁花开 / 079

第三辑

观音 / 093

不造作的茶心 / 094

开阔茶意，在于调心 / 099

止声浪，来泡茶 / 104

素心茶，当头棒 / 110

唯有孤独可养心 / 115

心香若为稻粱谋 / 120

法不孤起仗境生 / 124

以不问的思念 / 128

第四辑

山水 / 131

山之南 / 132

七曜日 / 191

轻舟记 / 241

第五辑 空山煮茶记 / 262

孤本 / 261

后 记 / 272

第一辑 月光



茶僧有如披头士



去拜访过茶僧两次，头一回，寻隐者不遇。

却有幸见识过他住的庙。那是位于瀑布中游的古庙。不像中国传统寺院的三进院建筑，古庙如欧洲中世纪的城堡，盘旋而上，恍若置身迷宫。

有未竟的木工活散落在墙角，木屑和刨花的味道清新扑鼻，但却空无一人。

仔细寻来，还是三个殿堂齐备，天王殿简化成大门里的一尊弥勒佛，大雄宝殿和大悲殿隐匿在每一层楼里。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三楼的露台，探身出去，就是飞流直下的瀑布。

而那瀑布泻落的谷底，是另一所寺院，弘一法师曾在那里清修多年。

第二次前往，是赴叶子师兄之约。师兄和茶僧是故友，

能知进退之时。去的时候，叶子师兄嘱咐，不要拍照啊，茶僧很怪，不喜欢拍照。

我依诺言，收起了所有留影的设备。

背着行李上了三楼，大会议室里有人高谈阔论，已经忘了听的人是怎样的客，只记得那个宣讲的人有着歪靠椅背的背影。及至坐下，发现茶僧目光炯炯，真如火炬一般，照射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没有冷眼的打量，只有咄咄的逼视。你想悄悄旁听窥探，是完全不可能的，他的目光拽得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必须参与交流。

我们的茶席在瀑布上的一间木屋里展开。

木屋的地板是一块岩石，打开窗，水花四溅。看到我们惊奇的神色，茶僧丝毫不掩饰他的得意——我做的！怎么样？好不好？

茶室实际上是一张床。草席，几盏茶，一扇可观飞瀑可伸手纳凉的窗。茶僧平日的客都是山里的孩子，喝得尿急了就推窗解决。他很少招待成年人，最乐意当的是孩子王。问及原因，答的是孩子真，成人假。只和真人玩，不和假人浪费时间。

茶室的外间是茶僧炒茶的房间。叶子师兄也曾在这里昼夜不眠地做茶。她和我讲，炒茶的时候，手烫得起泡，背却

寒凉，冷热一肩挑之后，终于品得茶人之甘苦。茶僧更因为了解种茶做茶的辛劳，泡茶时难得地郑重。

他爱聊天。投了脾气之后更是滔滔不绝。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暴走。他的暴走名副其实，只靠两个脚板，健步如飞。走高兴了就不停歇，甩开步子暴土扬长地如人无人之境。那是他的行禅方式。不讲话，不搭讪，不渴不饿，目不斜视心无旁骛。刚开始走的时候，因为心燥热都吐过血。后来走开了，便无事。

茶僧早年也曾四处寻访，在西藏更是游荡多年。他自己有很多办法，比如空心穿棉裤，在雪地里暴走的时候，保暖，而汗不湿衣。他说起同行的日本游人，因里三层外三层穿了保暖衣，出汗以后衣服变得沉重，完全赶不上他的步伐。至今，他提起来还要笑话别人。

在他这里，笑话人，得意扬扬，或是口若悬河，都极其真实。他不掩饰，直扑扑地就表露性情，而听的人却也不反感。似乎是因为他身上的那一份直接和真。他说过即忘，片甲不留。

茶僧约莫40岁了，有着英俊的面庞。见他时，发须皆长。他一年只理一次发，落发干净后是面容清癯的和尚，长发虬髯时是放浪形骸的行者。在路上，披头士如他，只有两

种人和他打招呼——流浪汉和神经病。

听到我们笑，他却一本正经地说：他们认我为同类，很好很好，否则你还没机会跟他们讲话！

他爱捉弄人。只对一种人不客气。就是那些势利眼们。有人带着领导来视察，怕茶僧乱讲话，嘱咐他不要讲话。一切由他们来对付。他唯唯诺诺。及至领导来了，问他任何问题，他都不答。问得紧了，他就直说，因为有人让他别讲话，有他们对付您呢。结果当然是贻笑大方。于是，他又成了当地头脑们发愁的对象。那些成人的游戏规则，他一概不遵守。不是不懂，只是不愿。

到了杭州，有阔绰的人请他去大饭店吃宴席，他骑个自行车就跑来了。保安拦住他，不让进。他便在对街等着。直到那些体面的人四处寻他，保安们才发现驱逐的是大老板们的座上客。无论保安们换了怎样的笑脸，他都不进那个饭店，最后餐厅经理出面，茶僧才说，让这个保安把我背进去好了！

迎宾员列队，大堂经理鞠躬，保安背着，他兴高采烈地冲人做着鬼脸——人们也算开眼了。

他可劲儿地“胡闹”着，率领一干体面的人席地而餐，他像济公一样，挑战着既成的俗套，默认的面具，嬉笑怒骂，出言不逊，让人恼，让人忧，他的疯癫和严厉，令死水

中溅起波澜。

谁能制住你啊，师父？

我在他讲得高兴时，冒犯了他一句。

他一愣。

是不是没人能治你呢？

我并无恶意。本着四众弟子皆平等的初心，我不怕他。

他笑了：当然有。是孩子。只有小孩能制住我。

是了。他是孩子们中的一员。有着最直接的反应，和最清亮的心。

无染的感情，无染的知见，无染的心田。

第二日，适逢山下大庙来了宾客。是一家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慕名而来。父亲是加拿大人，母亲是华裔，孩子是混血。他们的翻译是一位留学加国的和尚。这对夫妻想把他们10岁的儿子放在寺庙里过暑假，听说茶僧是孩子王，特来拜访。

你会怎么教育他？那位父亲问道。

我对，他听我的。他对，我听他的。茶僧不假思索。

那父亲又问了句什么，茶僧用极快的语速说了句佛教用语，翻译和尚没听清，再问，茶僧重复了一遍；没想到翻译和尚这回是不理解，又问。茶僧严肃地说，你这个笨蛋，还

当翻译，先好好学佛才是要紧。翻译和尚莫名惊诧，问他，你，你，你说什么？

茶僧一本正经地说：我说你是个笨蛋！！

虽然我们这些笨蛋也是既没听清也没理解更没记住茶僧说的要领，但一千人都还是忍俊不禁。

午后，山里飘了雨。我们坐在凉台上喝茶。山顶上的云雾茶。浓烈的苦茶香，逼得耳目分外清明。茶僧问我们同来的一位居士怎么缺席了，叶子师兄告诉他人家在房中念经。他摇头晃脑地感叹说，进什么山说什么话，哪有和尚聊天居士念经之理？迂腐啊迂腐。

进山还念着自己的经么？那在家念好了。进山以后，并无所见，如在家中，又何苦来哉？

茶僧点到即止，我们浮想联翩。

那些话似乎都是一些劈头的棍棒，对我们所执的所倚仗的进行质问。

告诉你的那个写字的朋友，不带纸笔，不带相机，就可以来了。

这竟是茶僧对我初来时的提醒。

和他在一起的数日，总是要时时流汗的。

每天一大早，茶僧都在青石睁眼的刹那扑将过来，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问青石，你睡好了吧，今天我们到哪里玩？

青石被他密集的“骚扰”搞得叫苦不迭，他知道师父机锋颇多，如精力不济就会跟不上。

我们被茶僧带去参观他的寮房。那个木头房子前后各一扇窗，屋子正中是隔断木板，木板上方做了阁楼。他把一片布置于木板前，开侧门时，前后窗空气对流，布的摆动方向可判断风向所来；而将侧门关闭时，布片垂立而纹丝不动。见我们诧异，师父告诉我们，门关后，前后窗对流的风从阁楼上方走，坐在阁楼上能觉出风动，但坐在下方的禅床上，却无风扰，正可打坐，空气流动却不伤人。

我们实验几次，信然。

转天他更邀众人上山看他的房子。我问他，是不是关房。他狡黠地笑，不是什么关房，是猪圈。凡我欲定义命名的，他必各个击破。

待到上山，在山的怀抱里看见那木头房子时，我才理解为什么茶僧要戏谑那房子是猪圈。在一片菜地里，木头房子外表低矮，很不起眼。走近之后，师父在门侧摸索，里面有他自设的机关，这所房子没有锁，不用钥匙，没有钉子，更无插销，但不明就里的人是绝打不开大门的。全木制的房